#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四百十三 集部

皇清文頴卷十二

解

禋于六宗解 葉方藹

六宗之說何其紛然未有定也歐陽及大小夏侯言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者其說茫昧而無據孔光劉歆以為乾坤之六子水火雷風山澤然山水澤即山川

之屬其說又拘硋而難通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既望於山川矣何為復有地宗之祭乎馬融以為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為六宗既類於上帝矣何為復有祀天之舉乎鄭康成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不應所祭惟星辰張廸以為六代帝王則不知已該於羣神之徧張髦以為三昭三穆則不當獨指為宗廟之祭杜佑作通典以為昊天上帝合五帝而為六

要於上帝之類終為重複似皆非篤論也惟蔡沈本孔安國引祭法之說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以是為六宗則庶得之矣竊猶有疑焉何則坎壇雩宗非所當祭也坎壇以祈禳為事言寒暑之有過不及則禳却而祈求之而已雩宗以嗟禱為義言水旱之為民患則吁嗟而請禱之而已是寒暑宜祭於愆期之時水旱宜祭於為災之日舜之攝位而禮百神

也何用乎無故而禳祈嗟禱哉曰如是則六宗者何舜之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謂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也地祇莫尊於后土人鬼莫先於宗廟今言望於山川而不云后土偏於羣神而未及宗廟夫后土其母而山川其子宗廟其主而羣神其賓舍母而祭子舍主而祭賓有是理乎六宗者曰時曰日曰月曰星辰曰社稷曰宗廟爾既類上帝而祭時日月星辰則天神之屬無不祀矣有社則有稷當時徐州貢土五色以供大社之用

是社稷者帝世之所重也既禋以祭后土而又望於山川則地祇之屬無不祭矣既告文祖之廟而其餘諸廟相次祭告以至徧於羣神則人鬼之屬無不享矣意者三禮皆備而無遺乎學者以禋望皆為合祭則時日月星辰社稷宗廟一時並舉似非所宜不知禋望各於其所泰昭祭時不可兼祭乎日王宮祭日不可兼祭乎時東望而祭泰山無庸兼望乎西西望而祭華嶽無庸兼望乎東而何獨怪於社稷宗廟也哉或謂祭法出於禮

記乃姬公之定典今反以臆説明其不然可乎曰古者一代有一代之禮準乎情酌乎義則同而其制度則不必盡同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夏殷周且不同而何唐虞之有必舍有虞氏之三禮而别取祭法以為斷此誠不能無惑也

# 春秋謹嚴解

李光地

韓子云春秋謹嚴深與孟子懼亂賊莊周辨名分之旨合然他日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無乃謂聖人猶有所含隱如答張籍書所謂深其文辭以避咎者而與謹嚴之意異與曰答籍之書有為言之也若夫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則正所以為謹嚴之至也且如弑君之賊州吁華督以下莫不大書而斥言之宗國有諱禮然而不地不葬之類義例亦已明矣羽父共仲之絶罪

人亦既得矣不斥言之者稱國弒稱人弒說者因謂罪累上而聖人之有恕辭嗚呼是可恕也孰不可恕也葢春秋之為信史也從乎告訃而伸大義焉彼亂臣賊子之戕其君父肯顯然聞於諸侯哉弒不可掩也必將有所詭其辭諉其罪者矣幸而國有南史董狐之直則已非然未有不以微賤愚豎當之者也孔子於此將求其實與非從訃之體也將從其訃與其為失賊大矣今州縣之中有殺人者而適為貴族桀大其力足自解脫因

而委罪於微賤愚豎官吏甘為之掩覆者多矣將得其大慼則無徵直以微賤愚豎充之則廢法於是立疑案曰某州某縣有殺人者庶幾大慼有時得而王法未嘗廢稱國弑稱人弑春秋之疑案也疎而不漏之義也故書王法而不誅其人身乃所以為謹嚴之至

## 騶虞解

李紱

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毛傳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後世因以騶虞為西方白虎以配蒼龍朱鳥元武然毛傳又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箋云君射一發而翼五豝者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既以騶虞為義獸矣又以比君心之仁仁與義究安屬乎孔疏稱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

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射義注及答志皆言得賢多引詩斷章也一發而得五豝猶一求而得五賢賢多則官備按騶虞之詩别未有引用者惟見於節射戴記謂武王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又曰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此自是騶虞本義若以騶虞為義獸仁獸於官備之意何涉乎以其不相涉遂目為斷章蓋孔疏傅會毛鄭未可以為定解也歐陽公作詩本義引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

司獸也陳氏據射義樂官備之説以証之朱子詩叙辯亦並存其説夫以虞為司獸於官字之義合矣然未見其為備也且文王之囿曰靈囿以騶為囿名他書無所攷竊意騶虞皆官名耳周禮夏官有趣馬掌王之馬政詩所謂蹶惟趣馬者也趣亦作騶戴記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云七騶謂趨馬主為諸官駕説者也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别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併六騶為七故為

七騶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官名審矣其官至漢猶存後漢書梁冀傳桓帝使黄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隷校尉張彪共圍冀第注云騶騎士也淮南子云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葢自三代至漢以騶為主馬之官未之或改田獵之事虞人則翼獸而七騶則差馬文王之政對時育物故葭蓬茁而豝豵五騶與虞皆得其人詩

人因賦其事以美君不言文王而言騶虞者不敢稱君而指其侍從之臣如後世稱執事左右之義小雅軍士怨王而呼祈父亦此意也若虞之為官名則尤不一而足自益列九官已見唐虞之世周禮太宰九曰藪以富得民注云藪上有虞掌其政令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禮記天子之六府一曰司木注曰司木山虞也月令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命虞人入山林毋有斬伐魯語云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留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晉語云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蓋山林川澤園囿之官無不以虞名者故曰騶與虞皆官名也齊詩章句則直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之官然未若分為二為得官備之意若以騶虞為獸自漢以後始有其說最前者為山海經稱林氏之國有珍獸名騶虞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之珍羣亦似本於山海經然山海經所記皆神仙鬼怪荒忽之事始見於東方朔對異鳥及劉向對貳負之臣至新莽時

劉歆始上其書於朝方朔事武帝好言神仙鬼怪之事安知非朔輩所偽撰如神異經十洲記諸書乎古來箋釋之書備五經之解釋鳥獸之名無若爾雅而釋獸一篇若貘白豹甝白虎俱已備著不應騶虞為西方白虎而獨遺之也吾故一言以斷之曰以獸訓騶虞者註疏之誤也

# 經解

劉綸

臣聞述經於漢以上者以宣聖之表章為斷窮經於漢以下者以考亭之訂正為歸按經之名經不見於經大約秦熖之餘為諸儒叙列各家所系或云莊周天運篇已有治經之目要未可為確佐也昔者孔子删定賛修六經始著其稱五經者以周末樂亡故至分二禮於戴記為七經則漢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若是增孝經論語為九經則後唐鏤九經本於國子監者是他如五經

五緯為十經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而十一經有孝孫之問對其分十三經者蓋亦自唐始此歷代相傳之大略也藏經之家則有孔氏顔氏諸人上經之家則有共王獻王諸人註經之家則有安國康成諸人疏經之家則有穎達公彦諸人此又諸經顯晦之大凡也易以卜筮不廢於秦矣而神農連山以首艮得名夏用之黄帝歸藏以首坤得名殷用之若周人之易雖主宓犧小成而太卜所掌二易蓋並列焉漢世施孟梁丘京之學始焉

或分或合繼焉或盛或微要以論易於四家之前則文
王卦辭周公爻辭至孔子而大備論易於四家之後則
周子太極邵子皇極至朱子而兼賅也伏生授尚書三
十三篇晁錯寫以漢隷是為今文歐陽大小夏侯傳之
安國得孔壁古文多伏氏二十五篇皆科斗字傳之者
梁柳臧曹而梅賾上之今天寶定本則衛衡所合定而
朱子命蔡沈為傳者也轅固齊詩亡於魏矣申培魯詩
亡於晉矣韓嬰韓詩僅存外傳矣就三家而論雖魯詩

較優合毛傳而言惟鄭箋為當朱子駁序後世亦有疑之者然其考裒固不可易也春秋三傳漢儒好尚不一惟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說至為無弊他若鄒氏則無師夾氏則未有書鐸氏虞氏則離合互異其得麟經遺意者非朱子綱目弗善也后倉說禮於曲臺殿凡一百八十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刪為四十六先儒謂大戴旨趣短淺不及小戴此說良然至漢末馬融則補以明堂月令樂記而為四十九篇矣考工一記陳氏

以為不足補冬官之缺而俞廷椿王次點則又剜取地
官數職以補之豈不悖哉若夫古禮經五十六篇獻王
得之魯淹中矣而二戴黜之遂至亡逸今獨存高堂生
士禮十七篇亦復未稱完善朱子所以有請修通解之
奏也傳齊論者曰王陽傳魯論者曰張禹自孔氏為傳
鄭氏為注而齊論亡自何晏集之邢昺疏之而魯論顯
然非朱子則無與集其成也大學古本通體本自銜貫
自朱子章分節解之而今本一變孝經上於顏貞凡十

八章名曰今本隋王劭於京市得古文則又多閨門一章而庶人分為二曽子敢問分為三共二十二章至元宗採輯舊註仍以十八章為定從司馬正議也張揖以爾雅為周公作矣今按本文有瑟僴美衛武猗嗟刺魯莊之句先後失倫似非周公之制揚子雲曰孔門子夏之徒所記以訓詁六藝者不為無見也馮休删孟溫公疑孟固近不經而陸筠翼之虞允文尊之其說亦未甚備也至學庸二篇禮記中獨為精粹其列諸四子則又

自程朱詮釋經傳始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崇經學以廣教化服古之士蒸蒸喁喁葢百

年於斯矣而

皇上復申命開館纂輯羣書折衷萬世所以闡尼山之

奥窔揚徽國之清芬者曷以加兹臣恭讀

聖訓孜孜下詢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謹攄管牖之見以

對

經解　于振

自書契肇興而文明日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楚之良史猶能傳之說者曰墳大也三皇之書也典常也五帝之書也八索求其義也九丘九州之志也此載籍之最古者然聖人刪書斷自唐虞豈非以其荒遠而不可稽歟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不相襲也乃古三墳一書所云山墳氣墳形墳亦有八卦之說蓋出於偽作而夾漈信之陋矣當秦之燔籍也易以卜筮獨全詩亡

其六篇或以為笙詩未嘗亡也春秋間有闕文然三家傳録已多齟齬非秦之咎惟書百篇殆失其半至禮記成於曲臺多後儒所為秦焰之所未及也然則聖人之經如日月麗天江河行地雖經焚爇而其光輝炳燿千古不磨至醫藥卜筮諸書雖秦所特留而傳於後者曾有幾耶經也者常也聖人之典也五經分而樂經亡或加以周禮儀禮或益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或析一經而為三或合兩經而為一自漢至唐代有增損要期於

昌明經學非有所軒輊也漢興懸金以購圖籍而河間獻王所得獨多善本以獻諸朝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之音得古文焉兩京四百年間醇儒輩出如董仲舒劉向劉歆賈逵鄭興鄭衆馬融鄭玄之屬及唐之賈公彦孔穎達等皆有傳道解惑之任訓註箋疏之功至於宣帝令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增置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一時以為榮然梁丘乃讖緯之學以符應得幸圖形麒麟閣則漢之失也易始於商

瞿子木傳橋庇子庸再傳馯臂子弓三傳周醜子家四傳孫虞子乘以至田何子裝是謂田何之易何授丁寛寛授田王孫以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焦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而京房習之非聖人之指費直之易取文言大小象分入諸卦中王肅王弼等註之由是大行費氏行而諸家遂熄然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輔嗣等崇尚清言矜名理而遺象數則偏而不全非程朱後出何以正其失乎書之

今文傳自伏生古文得自孔壁然伏生口授女子而其書反多艱澁孔安國隷古定本之蝌蚪而其文反多平易殆不可曉歐陽大小夏侯傳今文梅賾姚方興等傳古文朱子屬之九峯蔡氏而古今合轍矣齊詩始於轅固而翼奉匡衡等傳之魯詩始於申培而韋賢暨子元成習之韓嬰之詩則王食長孫承其流毛萇之詩則馬融鄭玄大其緒然毛詩出而三家並微非以其傳自子夏故源遠而流長歟夫公穀春秋亦傳之子夏者也左

氏最晚出而有三長然不得立賈逵言非左氏無足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乃卒立焉立左氏是也所以立者非其道矣公有嚴顏穀有范甯而杜預為左氏功臣康成之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猶未免書生之習鄒夾瑣瑣又何足云周禮亦晚出五家之儒皆不得見至劉歆而始顯冬官殘缺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補之雖不類然唐太宗知其為聖人之作程子以為有關雎麟趾之意朱子謂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雖其間不無可疑

何至如何休蘇轍輩所詬耶俞庭椿乃取五官之屬近於冬官者輯為一卷截鵠添凫削足適履是向之周禮雖鈌而五官尚存俞之冬官雖具而五官並鈌矣鄭氏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賈公彦又曰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則易曉之二說者宜焉從也朱子以儀禮為本經禮記為義疏乃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綱而附禮記於後其說最當至於后倉所授慶普所傳小戴所删則大戴之書耳若夫齊論魯

論本非逕庭而傳之者張禹為優大學即戴記之篇時有錯簡朱子正之孝經古文出於孔壁今文傳自顏芝爾雅創於周公成於子夏昔人以為九流之奥旨孟子之聖亞於顏淵又豈馮休之所能刪而又何待於虞允文之尊之也哉漢唐以來雖尚經學而其取士時有醇疵我

朝以四子書試士而又昌明經籍洪惟

聖祖仁皇帝御纂四經以為千秋鴻寶至

世宗憲皇帝繼志述事時賜近臣我
皇上道叶羲圖心涵奎壁紹聞衣德稽古右文分頒各
直省學宮俾得敬謹摹刻以便編摩又纂三禮以納天
下斯民於軌物從此四海九州家絃户誦以溧其身以
浴其德以一道而同風莫不由此是我
國家經學之盛千古未有也臣等依
日月而覲
龍光敢不勉陳固陋以副對颺之

盛典乎

# 經解

杭世駿

自漢以前有六學六藝之目而不立經名唐陸龜蒙謂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不知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嘗自稱經矣六經陳迹之語見於莊子天運篇澤於四經之語見於管子戒篇房玄齡注四經謂詩書禮樂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之語見

於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經謂詩書是纂修刪定以後已立經之名矣六經始於經解易詩書禮樂春秋是也漢興制氏善為樂世世掌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故立博士祇於五經至蜀文翁使相如東受七經見蜀志秦宓傳華陽國志云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蓋斯時孔壁之孝經論語已出故也唐初號谷那律為九經庫似九經之名至唐始定而沈約志宋書之百官則云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

語孝經為一經合為十經洎唐劉孝孫作為問對而十一經之名定矣陸德明撰經典序録衹稱九經而亦為孝經論語孟子爾雅撰音是十三經已萌芽於此但其末附以老莊二子則經之名反隱故開成刻石長興鏤板亦衹有九經斯時孝經以石臺別行爾雅為書學專習故不兼及耳孟蜀廣政毋昭裔等漸次刊布逮宋淳化始得畢功然孟子尚闕宣和間席旦刻於成都學宮而後備李至判國子監五經之外請修七經之疏以備

刋刻仍未及於孟子也明嘉靖萬歷間南北兩雍前後并刻而十三經之名遂徧海宇矣此諸經分合之大畧也秦政焚書易以卜筮獨存書禮晚出最為殘缺孔惠藏古文尚書於屋壁至孫臨淮太守安國為之傳遭巫蠱事未獻東晉豫章内史梅賾得而上之齊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又得舜典二十八字合之河内李氏所獻泰誓書之古今文備矣禮出淹中劉向父子所校有明堂陰陽王史氏惟士禮以后倉周官以河間獻王傳平

帝時又有獻逸禮毛詩左氏春秋者而諸經畢出矣經之有章句者詩則齊之杜撫趙之毛萇禮記則馬融盧植春秋則服虔論語則包氏周氏孟子則趙岐是也其以注稱者鄭玄王弼韓康伯之於易鄭玄之於三禮鄭興鄭衆之於周官犍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郭璞之於爾雅唐明皇之於孝經是也其以疏稱者孔穎達之於五經楊士勛之於穀梁徐彦之於公羊賈公彦之於周禮黄孟揔之於儀禮元行冲之於孝經皇侃之於

論語孫奭之於孟子邢昺之於爾雅是也其以傳稱者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是也其以解稱者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何晏之於論語是也惟鄭康成解詩稱箋魯申培趙毛公說詩稱詁張華云聖人制作謂之經賢者著述謂之傳劉勰云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又云傳者轉師注者主解宅情曰章位言曰句劉知幾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孔頴達云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呂

忱字林曰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箋六經奧論云箋之為言魏晉間所以致辭於皇太子諸王者也鄭嘗以君師之禮待毛公而不擅改聖人之經明矣邢昺云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惟疏定於唐初其名無所詮解或以為後儒解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也說本亭林顧氏論其列於學官者漢初書惟有歐陽禮惟有后倉易楊何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

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時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㫌罷不用東漢建元時增至十四博士而罷穀梁立李封為左氏博士魏黄初中設五經課試之法又為穀梁立博士典午受命增十九人至江左復減為九因荀崧之議增至十二曰周易鄭氏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儀禮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以穀梁淺俗不足置會王敦之難不行宋又增至十六人不

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齊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注孝經沿及魏梁皆置五經博士唐開元間歸崇敬請以禮記左傳為大經周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開成元年判國子祭酒宰臣鄭覃奏太學新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宋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諸科元祐時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紹聖元年復

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元皇慶中始制經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設問並用朱子章句集注詩以朱子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朱為主兼用古注疏春秋用三傳及胡氏禮記用古注疏明仍其制而注疏少衰矣三易掌於周官太卜連山㕚戲歸藏黄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黄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吴姚信曰連山氏得河圖夏人因之歸藏氏得河圖商

人因之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三者之說皆合第信以夏易為出於神農周易為出於伏羲與山海經不同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與信說同鄭康成注周禮連山似山出内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公彦疏云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孔頴達作易正義引鄭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鄭鍔解周禮則云連山言如山之相連或以為雲或以為

山説者未嘗褁一而歸藏則無異同易正義解周易云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賈公彦云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於四方故名易為周也鄭鍔則兼疏二義言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是周之義與孔賈合而以變易言易脱康成易簡不易之義正義又按世譜等書神農一曰連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並是代號周易以文王所行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别餘代沙隨程氏晦庵朱氏本其説

遂有周為代名之解三易稱名不同如此易自商瞿五傳而至田何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寛服生四人王同授淄川楊何齊即墨成廣川孟但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寛復從周王孫授周氏古義傳授同郡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張禹彭宣之學本於施而施氏之學多言陰陽災變之説梁丘之學又本於京房迨後費直又合文言十翼於是遂有費氏之學今

文尚書者出於伏生口授以隸書寫之故也古文尚書者出於孔壁以竹簡寫蝌蚪文朱子疑其較今文易讀又晚出而獨無譌損故吳棫羅壁陳振孫王栢吳澄歸有光羅喻義等紛然皆著辨焉詩分四家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趙閒言詩者本之韓嬰頗與齊魯閒殊要之一也魯國毛亨趙國毛萇皆為詩作訓詁傳毛氏行而魯詩亡於西晉齊詩亡於魏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鄭樵以為亡於五代也春秋漢初有四家之學鄒

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鐸椒虞卿之徵見於劉歆七略

蓋為左氏而作漢興不立博士故不果傳禮有五傳高

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后

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梁戴德戴聖沛慶普曲臺記

凡二百一十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戴聖刪之為

四十六篇明堂位樂記月令三篇則馬融所益也禮記

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

考工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

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宋王安石黄
度皆不之信闕而不解俞廷椿王與之丘葵陳友仁舒
芬等五家皆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
天官及春夏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
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於是割五官以
補之而周官復裂而不完矣儀禮孔壁古文多三十九
篇存者十七篇外有天子廵狩禮朝貢禮王居明堂禮
烝嘗禮朝事儀見三禮注學禮見賈誼新書古大明堂

之禮見蔡邕論元吳澄嘗取二戴禮為禮經補逸其實與古所逸之禮渺不相合漢初論語三家魯人所傳曰魯論語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父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名家齊人所傳曰齊論語視魯多問王知道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少府朱畸瑯琊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並傳之惟吉名家又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古文論語凡二十一篇有兩

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博士孔安國為傳後漢南郡太守馬融注之安昌侯張禹授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行為世所貴大學在小戴禮第四十二篇原無經傳之分二程子始以已意更之而朱子為之章句董槐葉夢鼎王栢則謂致知格物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本末於聽訟之上王守仁尊信其說為旁釋一卷以發明之其實注疏之本字句脫簡石經之本又出譌撰不若朱子所分節次為

易曉而可習也今文孝經出於顏貞古文孝經藏於孔
惠而古文有二有長孫氏所傳有鄭氏所注顏本十八
章長孫氏多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凡二十二章鄭氏
得於王劭定於劉炫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
亦多閨門一章而先儒所記傳聞互異孔安國為之傳
者長孫氏之本也以為亡於梁亂矣隋書經籍志至唐劉知
幾昌為有行孔廢鄭之說宋司馬光昌為有指解之書
元行冲為之疏者劉炫所校之本也昌為歷五代及宋

待日本僧進獻而始著自晦庵刋誤出而古今文之不同者定矣茂陵郭威以爾雅為周公所制然猗嗟刺魯莊淇澳美衛武皆在周公之後揚雄以為孔子門徒游夏之傳所記以解釋六藝者劉向以為張仲孝友之文後人所足張揖以釋詁為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邢昺疏云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馮休删孟司馬光疑孟繼荀卿之非王充之刺而加甚

者也陸筠翼孟虞允文尊孟仍劉軻之舊闢李覯鄭原蘇軾之論而辨之者也中庸自漢儒已有為之説者藝文志所列二卷是也梁武帝制旨作中庸講義故其理較大學獨著宋天聖八年始以大學賜新進士王拱辰元豐中紬出列於四書朱子為之章句或問輔廣饒魯為之發明章旨以曁元明諸儒析文約理何啻百家我皇上接道統於唐虞闡微言於洙泗由脩齊以致治平西山真德秀瓊臺丘濬兩家之正論其必有所取也夫

皇清文穎卷十二

皇清文頴卷十三

解

經解 劉藻

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聖人以覺世牖民之心闡日用彝倫之理皆不得已而有言故六經並聖人之所作而當聖人之世不名經戴記經解及行在孝經之言乃後人之附會則經之名實承學者見其理之不易

也而崇奉之詞考其時葢在孔子之後緯書之前也易詩書禮樂春秋為六經周秦之際已有此稱後樂經失傳而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宣帝講五經同異遂有五經之目五經之内分周禮儀禮為七經漢初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其時尚無周禮儀禮之名也七經之外益以孝經論語為九經唐所校以刻於太學者是也九經之内去春秋入三傳中成三經合之為十一經又益以爾雅孟子為十三經葢始於唐衍於宋而終於

明之世云易在秦以卜筮得存詩以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亦不廢孟子之猶留者以在諸子中也春秋以口說尚存學士往往能道之至尚書禮經論語孝經皆得之孔壁實孔鮒所藏其孝經之出自顏貞者則顏芝所藏也禮古經出淹中周禮上自河間獻王左氏出張蒼家蓋自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而經籍前後繼出終漢之世簡編盡復其舊矣易之傳自孔門商瞿始五傳至田何漢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徒皆宗何此古易也

焦贛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京房傳之其術尤精費直易以彖象文言分入諸卦鄭康成傳其學王弼為之註而田氏焦氏易遂廢大卜掌三易連山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也歸藏首坤即坤以藏之之謂也周易首乾所謂易者取交易變易之義而鄭氏又有易簡不易之說是三易歷夏殷周而異其名乃古三墳天皇有連山易人皇有歸藏易地皇有乾坤易雖出偽造然亦可徵連山不始於夏歸藏不始於殷周易不始於周矣書

有歐陽氏學乃歐陽生得之伏生以授兒寬者又有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為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勝又事歐陽高間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永嘉之後諸學並亡而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立博士一人今文先出伏生口授鼂錯之二十九篇是也武帝末得諸孔壁者為古文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

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文者字也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詩傳於子夏衛宏宗之本以作序馬融鄭衆各有發明鄭康成為之箋其學大行漢初說詩者四家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氏魯詩始於申公而盛於韋賢韓嬰之詩曰韓詩王吉傳之毛公之詩曰毛詩則馬鄭所祖述者也魏晉之代齊魯並亡至隋而韓詩内傳亦亡毛遂專行至今矣漢初

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乃立穀梁學賈誼作左氏訓故傳至尹更始而左氏始盛劉歆校秘書得而大好之欲立學官不果行和帝元興中鄭興鄭衆奏上始立左氏學賈逵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杜預為之註而左氏益明公羊之傳自其元孫壽授胡母生生與董仲舒並以公羊顯何休作解詁覃思十七年而引讖為多穀梁之傳自荀卿歷申公江公以至翟方進其學漸微晉范甯為作集解徐邈因之為註多可觀采者然三家之學紛

然聚訟治公羊者謂高親受之子夏治穀梁者謂赤魯學高齊學宜興魯學光武時公羊之徒詆左氏益力此鄒氏夾氏所以與鐸椒虞卿各不相下也周禮在孝成時劉歆始表章之冬官失傳歆補以考工記王莽時置周官博士董仲舒謂冬官未嘗闕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故曰司空俞氏亦謂冬官錯列五官之內無待於補其言似皆未允道周禮者有河南杜子春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作周禮註多引杜子春鄭大夫

司農之義後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更為詳備禮傳自高堂生文武周公之典則粗具於是此禮之本經也至后倉而其學益顯戴德戴聖慶普等轉相傳述所謂士禮即今儀禮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與今十七篇文相似及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倉傳十七篇失去三十九篇夫所稱士禮者特畧舉篇首以明之若燕射朝聘則非士之所得行也禮記則七十子各撰所聞二戴得后倉之傳並以博士論石渠大戴

取先賢禮書二百四篇刪為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今存者始三十九終八十一僅四十三篇耳聖又刪德之書存四十六篇曰小戴禮士禮戴禮孝宣世已立學官馬氏又取小戴禮補以月令樂記明堂位為四十九篇列於學官而大戴不行儀禮周禮並鄭註賈公彥疏朱子嘗謂鄭康成註三禮考究典章大為有功然則有志於考古者不可不究心也漢初有齊魯論之説以齊人魯人所肆篇章不同而異其名張禹本治魯論晚諳齊論

遂合而考之删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包氏何氏為之章句馬融為之訓詁鄭康成註之陳羣王肅皆為義說何晏又為集解陳梁之間鄭何並立國學至隋因之而鄭氏大盛於人間孝經為孔門弟子所録在漢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孔安國為之傳馬融鄭康成輩各有註解唐明皇采緝六家自為之註頒於天下元行沖因而疏之古文凡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則劉向所校定及唐人所標題者

也爾雅或以為出於周公然就其中如切如磋道學之類觀之則非周公作無疑或子夏之門人為之耳漢叔孫通訂之文帝為立博士自終軍豹鼠之辨其學始行為之註者有劉樊孫李數家猶未詳盡郭璞註解學者宗為善本逮邢昺疏之而草木蟲魚山川名物益昭然矣孟子自後漢趙岐始發明之因而為註析作十四篇唐陸善經合為七篇為之疏者孫奭為之釋者張鎰也然而後之學者議論煩興馮休删之司馬氏疑之獨劉

�翼於前陸筠翼於後而虞允文又作尊孟五卷信乎

讀書者貴有知人窮理之識也學庸二篇皆載於戴記

大學古本通為一篇又與今文先後之次不合一經十

傳乃今本也宋以前戴顒有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亦作

中庸講疏一卷宋之世司馬光亦有中庸大學廣義之

書又張無垢有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但力為表章

以與論語孟子列為四書則自程朱始以上十三經授

受源流註疏同異之大畧雖見解岐出醇疵參半要不

可不參互考訂以究其所以然之故至宋儒出而諸經之學粹然一出於正矣我

皇上聖學天縱其於經傳之旨趣固無不兼綜條貫而範圍進退之　臣鄉曲末學何敢仰測

高深於萬一但敬承

清問用循次敷陳以備芻蕘之一得焉

## 經解

周長發

聖賢覺世牖民之道備載於經燦乎如日月之麗天沛乎如江河之行地千百世奉為典訓其源流同異蓋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時敏紹千聖之心傳遵百王之法守此真經學昌明之會也臣仰承

清問用敢敬獻其說焉經之名於何昉乎自家語有孝經之目曲臺列經解之篇而後儒遂尊為著蔡漢武帝

初設五經博士自是厥後益以周禮則名六經樂經散佚益以儀禮禮記則名七經益以孝經論語則名九經分春秋為三傳則名十一經加以孟子爾雅則名十三經古有三易謂之三墳鄭夾漈曰伏羲本山墳曰連山神農本氣墳曰歸藏黄帝本形墳曰坤乾其書漢魏不傳至宋元豐中始出于唐州比陽民家或以為張商英偽撰也夏有連山其卦首艮商有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漢初言易

者一則始於田何以授丁寛再傳而得沛人施讐東海
孟喜瑯琊梁丘賀二則始於焦延壽而東郡京房受之
三則始於費直而鄭玄王弼等皆傳之至唐孔頴達作
正義獨取王弼之學李鼎祚之集解則取鄭而舍王陸
德明之釋文則宗京而尚數及程朱出而後理與象兩
明焉尚書遭秦火後百篇亡鈌幸得濟南伏生口授二
十九篇謂之今文而傳之者歐陽大小夏侯也其後孔
安國得孔壁所傳蝌蚪文字定為五十八篇謂之古文

而奏立學官者梅賾姚方興也當時為之傳註者在漢則有兒寛劉向之輩在隋則有費甝劉焯之徒至朱子所取宋註約有四家然王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吕祖謙傷於巧林之竒傷於煩乃以屬九峯蔡氏而書傳得所歸矣詩之傳也分為四家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始於韓嬰而盛於王吉毛詩始於毛公而顯於鄭𤣥嗣後疏之者何眉全綏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絶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

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春秋三傳而外有鄒
夾鐸虞諸氏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成書鐸虞兩家亦未
傳於世三傳之作黨同伐異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
春秋後授嬴公再傳而有孟卿眭孟嚴彭祖顏安樂諸
家厥後何休又作解說傳穀梁者自孫卿申公至於江
翁凡五傳漢宣好之遂盛行於世自漢魏以來註解有
尹更始唐固孔寅江熙等十數家至晉范甯集解出而
諸說寖衰左氏出於張蒼家本無傳者梁太傅賈誼為

訓詁授趙人貫公賈逵服虔並為訓解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後人目為左氏忠臣而預亦自謂有傳癖也自後論之左艶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宜何休有墨守膏肓癈疾之作也而鄭元則以鍼與起發三書以排之至後啖助趙匡之解疑每援經以擊傳希聲長徵之通例每合異以為同迨程氏之傳作而聖人作經之旨於斯可見矣禮之為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文度數則儀

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周官經六篇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鄭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玄之傳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此文中子唐太宗皆歎為聖人所作也彼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潁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論則皆未窺聖人之精意也儀禮出於孔壁其先僅十七篇漢興

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是謂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是謂古文為之注者鄭玄為之疏者賈逵也韓子苦其難讀朱子喜其緒甚善後儒徒以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缺不可攷之書過矣禮記為七十子共撰古經得於淹中河間獻王收集餘燼始獲全書高堂生后倉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而梁人戴氏沛人慶普於是大戴小戴氏三家並立其河間所獻者一

百三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檢而叙之又得明堂位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大戴刪其繁重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説也朱子為通解集説勉齋成喪祭二禮則其義備矣然三禮之學其所以詭異者約有四端有出於前人所行而後人更之者㽞始於晉壄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

於季康以至古麻冕而今用純古縮縫而今衡縫之類是也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西方子游曰東方異父之服子游曰為之大功曾子曰為之齊衰之類是也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呂不韋為月令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為漢制封爵不純於古之類是也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之制者如以霍山為南岳以太尉為兖官以商之諸侯為千

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為千里者四十九之類是也此不可不辨也大學孝經出於孔壁者為古文孝經今文倡於河間顏芝注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而劉炫宗之鄭玄主今文而陸澄譏之朱子刊誤一出而始有所準矣論語有齊魯之分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張禹兼通魯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鄭玄蓋以齊古而王肅何晏之徒宗焉至朱子集註行而諸家盡廢孟子之註趙岐分為四十四篇陸善經合為七篇其音釋張氏丁

公著兩家而已若馮休刪孟荀卿非孟王充刺孟司馬光疑孟蘇軾辨孟均未窺其指歸而虞允文尊孟則得所宗而不惑矣爾雅一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子夏所傳自得終軍豹鼠之辯其說始行郭璞究心十八載而草木蟲魚訓詁名物昭然具析考古之學其彬彬焉十三經之源流同異班班可攷也

國家興學右文崇尚經術

聖祖仁皇帝繼天明道薈萃心源纂修周易書詩春秋

四經

世宗憲皇帝特命頒發學校砥礪羣儒

皇工丕顯丕承善繼善述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探河洛以啟苞符考文章以頒制度

特命儒臣纂修三禮彚為一書頒示天下經學休明實千載一時之盛也學者志在窮經惟盡採漢儒之註疏以辨其典章精研宋儒之訓解以析其義理而且判其醇駁定其從違則內外胥融體用一致而聖人覺世牖

民之意庶幾歷萬世而常昭也哉

# 經解

沈廷芳

臣聞古之載籍極博六經崇焉如日月之經於天江河之行於地炳炳烺烺光昭宇宙夐乎尚哉葢經也者徑也典常也如徑道無所不通可常用也故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曰經此恒久之至道不刋之鴻教也上古雖有墳典丘索無經之名戴記始有經解之篇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為文是可證也經之名數各殊五經始漢武帝七經始漢文翁九經始

唐鄭覃十一經始唐劉孝孫十三經始蜀毋昭裔孫逢吉諸人至宋淳化而始定自秦燔後漢興始除挾書之禁文帝武帝表章於前宣帝肅宗講論於後其為功甚鉅唐命孔穎達等纂義疏至宋而有濂洛關閩之學其於經義多所發明可謂集傳注之大成矣若其頒立學宮或先或後各有源流今請臚其大畧焉自宓犧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而易道大備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

玄易贊及易論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釋云周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今按世譜等書曰神農一曰連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並是代號則周易之稱乃文王當殷時作易名周以别殷也秦時易以卜筮得存漢有田何傳易施讐孟喜梁丘賀實傳之又有京房受易於焦贛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並立號為最盛費直之易獨為一家名古文易馬融鄭玄為之傳注又荀爽别作傳魏王弼注之古易分上下經曁十翼為兩本王

珝始以彖象文言歸各爻之下實非古也上世帝王之書凡三千餘篇孔子删為百篇孔騰當秦時藏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濟南伏生勝曾為秦博士後以二十九篇教授齊東帝使鼂錯往受文是為今文尚書厥後魯恭王得孔子舊宅蝌蚪書是為古文尚書孔安國作傳欲上之秘府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東晉梅賾始奏於朝而舜典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則齊姚方興得於大航頭者隋劉炫列諸篇第而書始全然考高堂隆所稱

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則魏時已傳有其文矣司馬遷稱古詩三千餘首孔子刪存三百十一篇漢有齊魯韓毛四家齊詩起於轅固魯詩起於申培韓詩毛詩則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為傳四家竝故訓之學毛詩因河間獻王而盛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唯存外傳然其義頗與詩旨殊如關雎美后妃之德而韓以為刺他可知矣春秋傳凡七家在丘明造膝親受撰所聞為傳故事實該洽公羊高穀梁赤皆受

經於子夏者也公穀行最早左氏晚出而傳注獨盛三傳之外鐸氏微虞氏春秋則左氏之支流也漢初鄒夾與公穀並行迨西漢末二氏失傳惟三傳列為三經禮始於高堂生后倉明其業作曲臺記百八十篇戴德删之及德從子聖存四十六篇為小戴記馬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鄭玄傳其學河間獻王得周禮闕冬官一篇購之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先儒謂冬官有百工而本無官職有謂記雖非六典之舊然亦秦以前文

字有謂冬官雜在五官之中俞廷椿作考古編丘葵因之作周禮定本以五官中之類於冬官者replace成一篇六典適各得六十屬究無定論儀禮存十七篇士禮居多朱子嘗以周禮儀禮為經戴記為傳作通解集說惜其書尚未完備論語至漢而有齊魯之分傳齊論者王陽名家傳魯論者張禹最顯禹又删齊論問王知道二篇以訂魯論名張侯論更有古論語與魯論同第分子張為二篇爾學庸俱出戴記朱子謂大學曾子所傳為補

正其闕畧中庸最為純粹諸儒皆無異説孝經為顏芝所藏其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劉向定為十八章司馬光重古本為指解朱子作刋誤以今文六章古文七章前為經後為傳遂成定本爾雅漢志不著撰人名氏陸氏以釋詁為周公作今所傳二篇云自孔子所增或云子夏所益其書雖箋釋虫魚而博綜浩汗必聖賢所制或疑叔孫通作則妄矣孟子七篇漢志入儒家類諸家之論不同疑之者司馬光刪之者馮休

翼之者則有陸�尊之者又有虞允文自元豐中程子尊為四書後朱子著集注而始無遺議焉總之羣經林列箋注紛羅昔人云經猶四瀆四書猶四海也由瀆而入於海始得其指歸惟聖賢之是尊乃折中於至當我國家治化休明太和翔洽聖天子紹聞衣德稽古典學八紘六合悉成漸仁摩義之區出日無雷盡為誦讀絃歌之國彬彬乎與唐虞三代同風奚翅超漢唐而軼兩宋之盛哉

經解

汪士鍠

臣聞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古聖人繼天立極作君作師事編於簡言書於冊詔示來世永為法則歷代承之罔敢失墜尊之為經羣儒修明講習久遠傳守而不廢周時詩書禮樂稱曰四術東遷以後王道不著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遭秦燔書惟存易卜漢惠始除挾書之律文帝時始有尚書武帝時鄒魯梁趙間頗有詩禮春秋於是五經畧具宣帝時石渠閣

講五經同異章帝時考詳於白虎觀熹平間正定五經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七畧稱六藝者六經也兼樂記而言也七經之名則尚書毛詩三禮春秋左氏論語也九經則兼周易孝經十一經則增公穀十三經則益以爾雅孟子也昔者伏羲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及乎三代夏曰連山以首艮而言殷曰歸藏以首坤而言周曰周易以別夏殷而言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黄帝康成釋連山曰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釋歸藏曰萬物莫

不歸藏其中釋周易曰周普無所不備然其說實無明據也周易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秦火後失說卦三篇河内女子得之自魯商瞿子木五傳而授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永嘉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惟鄭康成王弼二註行世暨宋而邵程繼起朱子集成理數兼該其義遠矣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傳二

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孔安國作傳王肅嘗為註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舜典始全註疏而後推蔡傳為最詩自子夏傳後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鄭康成作箋三家之詩遂廢春秋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又有

鄒氏夾氏為四家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於東漢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而鐸氏微虞卿微二書皆失傳至章帝時左氏大興公穀寖微然俱立於國學馬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出於淹中后倉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倉授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小戴慶氏三家戴德始删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四篇戴聖又删為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為四十九篇

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之至新莽時始置博士以行於世自劉歆及安石行之一再階亂後儒疑之然治法俱存朱子歎其廣大精密誠篤論也

論語三家魯論者魯人所傳凡二十篇齊論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張禹初授魯論晚講齊論合而考之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為定孝經古文二十二章出屋壁

中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所傳十八章是也唐明皇取王肅等六家之說參仿孔鄭舊義行於太學至宋司馬君實宗古文為指解朱子又為刊誤傳於世大學中庸本載戴記程子特表之以配論孟朱子取之故古本大學改為今本特補格致一傳孟子七篇又有外書四篇後漢趙岐註而刪之惟存七篇宋馮休著書十七篇論孟子書中有門人附益者宜刪去之司馬光著疑孟一卷蓋論性不盡以孟子之言為然也

陸筠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周平園稱其篤志虞允文以司馬疑孟及李靚等非孟故辨之為五卷又二卷則攻刺孟者及議論與孟子異者可謂孟氏之功臣也爾雅陸氏釋文謂釋詁為周公作今世所傳或言孔子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要之經以垂訓於後漢儒收拾於灰燼之餘功為最鉅至唐而詁解益密歷宋而更參夫性命之微窮經者可無遺憾焉夫以經籍

大備之餘遭逢
盛治正學昌明惟博覽以廣其識研究以擇其要闡發
以明其藴則窮經之道得而經世亦豈外乎是哉

# 經解

齊召南

臣聞兩間不易之常道曰經在天為日月星辰在地為江河海岳在人為仁義禮智信之德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而其在典籍則為聖人之言所以載兩間常道更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稱易詩書禮樂春秋為經自經解始而稱五經自漢武立五經博士始然秦宓言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是武帝以前稱經不止於五而宋李至之言七經則五經外請校二傳二禮孝經論

語爾雅也劉敞七經小傳又舉詩書春秋三禮論語焉
唐陸德明釋文序錄合孝經論語為九經開成中刋定
九經於太學始及爾雅宋設國子助教十人掌十一經
其易書詩三禮三傳皆分而孝經與論語合稱為十經
又與孟子爾雅稱十三經此其大畧也遭秦滅學周易
孟子不在焚中而尚書古禮論語孝經頼孔氏後人藏
於屋壁其老師宿儒田何伏勝浮丘伯申培高堂生顔
芝之輩漢初猶在若楚王之受詩張蒼之傳左氏高帝時

經學漸已萌芽文帝詔鼂錯受尚書立孝經孟子於博士賈誼之傳訓故徐生之善為容韓生之內外傳經學寖廣洎孝武聽仲舒對策表章六經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孔辟淹中科斗竹簡或上秘府或進河間自開獻書之路凡數十年而後篇什稍備工有雄才之英主下有好學之賢王故宜儒術蔚然復興也經文讐正始於河平刻石始於熹平鏤板始於長興至開寶端拱相繼校刊頒布遍山陬海澨矣漢儒授受確有源流博士

之試以家法弟子之學以經師專門者氏而不名著録者編而為牒是以前後儒林之傳授受同異一展卷而瞭然即其解經章句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大小夏侯韓詩有薛漢春秋有公穀論語有張禹包咸注如書大傳周官儀禮禮記有康成孟子有趙岐傳如易有周氏書有孔安國詩有后孫申韓毛公周官有馬融解如書有大小夏侯詩有伏湛景鸞左傳有服虔箋如毛詩有康成詁如周官有賈逵三禮有盧植左傳有陳元

諸家不同之大致亦皆班班可考自唐作正義每經專用一家之說孔穎達於易用王弼韓康伯注於書用孔安國傳於詩用毛傳鄭箋於禮記用鄭注於春秋左傳用杜預集解賈公彥於儀禮周官用鄭注而徐彥疏公羊用何休學楊士勛疏穀梁用范甯集解宋邢昺疏孝經用唐明皇注疏論語用何晏集解疏爾雅用郭璞注孫奭疏孟子用趙岐注而百家之學廢矣漢取人必曰經中博士蓋各守其師承唐則以正義為明經之式為

途已隘然以注疏字數多寡分別為大小中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未嘗廢一自宋熙寧變法而春秋且廢矣自元延祐用八比取士有明因之於是詩書五經之外禮與春秋俱存一而廢二矣然則崇重經學固莫如漢世乎哉三易掌於太卜周禮明有可徵夏建寅而連山首艮殷建丑而歸藏首坤說者謂神農黄帝已先名之而周之名易則程朱之言當矣漢傳易者施讐孟喜梁丘賀並出田何京房本於焦贛四家皆立學官費直與高

氏易弟行民間後漢費易盛行四家漸廢尚書今文伏
生所傳漢博士三家是也古文出於孔辟未列學官至
東晉梅賾始奏行之詩則齊始轅固魯始申公韓始韓
嬰皆立博士毛氏後出而後世獨行春秋則公羊先著
穀梁次之左氏至東京始立博士漢初有鄒夾二家並
三傳為五然鄒氏無師夾氏無書至建武中皆絶若鐸
椒之鐸氏微虞卿之虞氏春秋其皆左傳之羽翼歟禮
自高堂生傳蕭奮孟卿后倉以至二戴所傳者儀禮也

后倉之曲臺記儀禮之注解也二戴所删亦儀禮之注解也若夫以禮記為小戴之書其誤始於隋志然漢志本自判然蓋即所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所記者劉向嘗校定之至東漢盛行馬融又補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今禮記四十九篇是也李氏獻周官於獻王冬官獨鈌獻王遍購不得因以考工記補之後人謂補自劉歆亦非也士禮十七篇高堂生所傳者耳淹中古經五十六卷及陰陽明堂王史氏記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

制是儀禮之逸者多矣今所傳如覲聘大射燕禮不為士設則十七篇疑亦非高堂之舊不然漢志何以有古經及記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乎論語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齊論名家則有王陽魯論名家最推張禹今所傳魯論也大學古本據禮記孝經古文出孔壁朱子則分為經傳焉爾雅十九篇疏謂釋詁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謂孔子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詆無定論孟子於孝文時即立博士東京趙

邠卿後注解見唐志有六家昌黎論孟子功不在禹下
至論也馮休删孟原無足道以司馬光之賢而作疑孟
識見顧出陸璵虞允文下何哉大學中庸原在禮記而
中庸别行自漢世即有中庸説矣至程朱以配論孟四
書之名始立五經者羣籍之淵海四書者又五經之輪
轅也兩間不易之常道於斯焉載是猶象緯之昭回山
川之奠定矣我
皇工治法唐虞道遡洙泗緯地經天觀人文以化成天

下經學昌明炳炳烺烺振古未有倫比又何漢唐宋之
足云

皇清文頴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楊金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十四 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穎卷十四

序

工部事宜冊序

果毅親王允禮



稽成周六官之職惟司空之篇逸論者以謂事典乃五官之根柢也以之體國則郊廟壇壝宮庭環衛朝市官府學校城郭衢巷倉廩庾庫之列乃政教所由施行人心所由維繫也以之經野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

隰井牧疆潦之辨溝塗關津橋梁防堰之設乃百物所由蕃滋萬貨所由通阜也以制數度則宫室車旗服器高下廣輪多少文質之别乃民志所由定禮讓所由興也以考度程則六府之盈虛出入八材之質僞苦良製作之得失精粗工性之勤惰巧拙乃物用所由利堅泉布所由摶節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司空之籍尤汰侈貪冒者所不便故去之尤力而後世無傳焉我

皇上嗣登宸極振飭邦經釐清百度內自
郊廟神壝宮庭學校官府次舍倉廩庑庫城郭門闕橋
梁溝衢柵柾或稽古以創建或脩舊而更新外則相天
地之宜以通山澤之氣近自畿輔遠而吳越秦隴凡在
四海九州之內所宜疏川竣防以除民害潴水營田以
為民利者不惜帑金鉅萬應時興作又以其間整軍經
武脩儲戎器凡車甲旌旗五兵火具無不功致
軫念邊戍衣裘鞍韉皆歲頒於內府慕古之士咸謂成

周典法復見於今而司空之職尤備於斯時也臣乃以
非材苟玆重任受
命之日忻悚合并寢食不遑數月而後具識其大綱期
年而後徧詳其細目凡城堤河隍之深廣堂室之崇修
可以丈尺賦物材量功程計夫役定為經常而永永不
變者皆奏請
廷議
勅下所司其興築之各以其時物價之各因其地訖工

之久近奏銷之淹速有司胥吏不得巧法以侵漁者亦如之至於歲事之常亦必與二三僚屬董其懈惰察其飾詐核其質良簡其差忒酌定規條俾有式可守事無細大要期便民而吏不能欺循法而財無可冒恭承
聖訓朝夕孜孜數年中幸無大缺失又恐令久則易弛吏更則難諳乃奏請刊刻以示諸司庶幾賢者得盡心於法之中而不肖者亦不敢妄意於法之外此余所以彙定是編之意也雖然立法以禁私乃所以馭史胥與

不才之小吏耳官之師旅朝有著位當常懷體國恤民之心竭誠殫慮議事以制得法外之意然後能盡在物之理而不過焉

聖天子登賢進良十數年以來起諸司旬歲而服大僚者踵相接也生逢盛世不能祗承

德意以致忠勤顯勲績而乃詭法以行其私此心尚可自問乎願諸司爭自濯磨而毋墮乃力也

# 孝經易知序

湯斌

孝經註釋箋註凡數百家近惟新安呂忠節公所著本義大全最稱詳備吾友登封耿逸菴先生家居講學復著易知一卷其言簡而盡明顯而精切與忠節所著互相發明誠後學入德之津梁也余鎮撫吳中見其士風文藻盛而實行衰思有以挽之乃聘耆儒於明倫堂聚生徒講孝經小學適張君牗如舊為登封令與逸菴講學嵩陽携有易知抄本乃鋟板屬余頒示諸生俾朝夕

肄業焉余乃為之言曰古昔盛時人重倫常家敦仁讓故風俗樸茂治道還淳太和之氣洋溢宇宙輓近之世教化不明本實不敦殫精竭思皆枝葉浮華雖名譽動人而本心已失象山有言親師取友為學力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此言切中學者病根而吳中為甚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朱子少年讀孝經題其上曰不如此便不成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吾人奉父母之遺體當思父母生我之

身無一體之不具生我之心無一理之不全何以保守成其為人不至放失淪於禽獸此不可不深長思也自學路久迷陷溺日深重以侈靡之習淫佚之說功利之謀所知所行皆人欲而非天理夜氣之良偶一醒悟真堪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者奚暇雕繪浮藻馳求聲譽乎天下萬善同出一源人能孝則事君必忠事長必順交友必信居官必廉臨民必寛故事君不忠非孝也事長不順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居官不廉非孝也臨

民不寛非孝也進而言之暗室屋漏一念自欺非孝也應事接物一念怠斁一念刻薄非孝也事親能養矣而未能養志知從令之非孝矣而未能諭親於道養生送死盡禮矣而未能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其孝猶為未盡也故事親事天一道也盡倫盡性一理也孝之道大矣哉誠能盡孝之道則精義入神參賛化育不外是矣一人盡孝則一家化之一家盡孝則一國化之推之天下皆孝子四海皆仁人則民氣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尚何憂治道不唐虞風俗不三代歟余因牖如之請為書簡端讀者畧加省察以無負逸菴註解之意與牖如鏤板之心其於立身為人之道未必無小補云

順天鄉試録後序

熊賜履

歳在庚子京畿復例應賔興禮臣遵
新令通列諸臣名以
上維時羣工濟濟咸鵠立於朝門肅心静聽罔知所屬
前此未有也朔八日辛卯
上命臣賜履貳同官臣朝生往典厥事伏念臣三楚鄙
儒學識淺黯丁酉薦於鄉戊戌舉於春官器窳才劣文
質無所底謬蒙

皇上親簡俾讀書中秘已亥孟冬南原

御試計未二期而臣又荷

特簡授令官早夜圖維方懼報稱無地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臣心益惕且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

所觀瞻又天下士之集

輦轂下者皆鄉之雋也豈臣譾陋所能勝任而愉快乎

臣心用是益惕顧臣猶貳也謂可因人以塞責然臣自

惟去蔬屩甫三載耳倐承乏相天下士即殫思盡瘁尚

慮亡以仰答

高厚敢曰貳也而任譲居半以自諉乎拜

命之日先試期僅半晌遂戒道入闈嚴鎻重扃焚香矢

誓閫經公閱一如

新定典則靡弗恪恭肅慎以共襄

闢門大典既録成臣例得颺言末簡臣竊惟從古帝王

慎簡賢良廓清雅化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上勵精圖治加意作人丁酉之歳赫然大創頓祛夙

獎以澄清文治登進真才科指法制廓然一新在朝在野靡敢不浣衷滌志兢業祇承且今秋初減額之半減則其數簡而其法益嚴嚴其法所以慎其選約其制所以謹其防限其額益所以重其考覈之權而端其始進之路

皇上之釐定新規慎重簡拔者意何如其至而諸臣之洗滌乃心與諸士之洗滌乃心以應

盛典者尚有不砥礪濯磨以副我

皇上側席旁求之至意者哉故臣之不克勝者任也而

臣之克自矢者心也臣自矢其心以冀諸臣之共矢其

心即以共矢其心者相諸士之文而因以相諸士之心

文醇正者厥心貞文典茂者厥心厚文嚴峻者厥心廉

文顯白者厥心和易文閎肆者厥心洞達而光明觀其

文而其人可知其人之心亦可知矣當夫同堂較閱壹

志虛公辨色濡毫竭精覃力時凜凜於

寵靈之在前而簡書之在後筆光燭影之餘恍若與多

士相遇於精誠往復之際是臣與諸臣之相士者以文而臣與諸臣之所以相士者以心諸士之與臣與諸臣遇者於其文遇之而諸士之所以與臣與諸臣遇者亦即此治文之心而遇之也雖然臣既以文相諸士心矣寧遂以文信諸士心乎在易之漸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今日者可謂進以正矣然惕於法寧若惕於衷慎厥初曷若慎厥卒諸士曷亦念今兹之先資拜獻與上之鄭重簡遴者如是其難且慎而即此一日之遇合

終身守之弗變險易不以易其操崇卑不以踰其守持
躬廉毅砥志敬公將篤棐之忱飭悃愊之行澡衷浴德
永矢弗諼以不負吾心者不負吾
君是文與心符諸士治文之心與臣與諸臣相士之心
皆可大著於天下矣苟或璠璵其表碔砆其裏鞶組其
外敗絮其中質寙貌澤背公營私俶載循軌中道改轍
以至顯晦易節措注乖方是心與文違而治行之心又
與治文之心違矣諸士何以對臣臣與諸臣何以對我

皇上哉臣故不能不深祝諸士以今日治文之心為異

日治行之心慎厥初終以上報

一人籲俊之至意也若臣與諸臣惟是殫竭愚忱以對

颺我

后耳他何計焉臣三載以前視諸士無以異幸側

侍從之班立交戟之下遽承

簡命夙夜氷兢深恐隕越以貽

盛典羞敢不以區區至願敬告爾多士哉

會試錄後序

熊賜履

歲癸丑復當大比天下士

上命臣賜履偕侍郎臣文然貳閣臣立德禮臣鼎孳典

厥事伏念臣荆楚豎儒媕諞無似年來濫竽

禁近罔效涓埃茲復膺

命掄才蚊負維艱益滋汗仄既拜

命弗獲辭遂從諸臣後勉矢公慎用竣厥役録成臣例

得颺言末簡臣更復何言惟進多士申飭之而已竊惟

國家登造賢良與士子策名委贄舍科目無由以進顧不重且鉅哉第上之人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下之人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此其為務豈漫易焉者而顧皆取決於風簷尺幅之一旦以為執劵之囧弗驗也則豈其然故試士以言洵末也而勢固不得不以言言者心之聲也六經四子何莫非是也茍其淑於仁義澤於典墳精粹積於中聲光溢於外揮毫申楮皆有以發揮聖賢微奥之所在而無或謬於上下古今不易之

矩斯其言為有德之符載道之器也而奚得以區區詞章帖括之技目之獨是世教衰凌士習頹靡大道不著實學鮮聞父生師教初未嘗懸一的以就其歸舉先王之澤聖人之旨不啻蔓草視之而曾不知一為之注意平居椎牖伏案殫力敝精祇求工於八股之空言以僥倖一第之獲雋而後已而其所謂八股之空言則又其榛蕪舛盭絕不切於理道之說及其一登仕籍不復進求或投之以任試之以務而課其實則茫焉舉莫知其

所以而平日之所殫力敝精以求工者蓋無一之可適於用而亦遂畧不計念於上之舉而庸之者之何為唯取夙昔所為僥倖希售之一念而擴充之以迄於惱淫邪僻之無不至而亦未嘗不傲然自命為科名甲第之人此人材之所以日衰風俗之所以寖替而治效之卒莫古若也乃議者遂致咎於制義之寡用扃闈三校之未為善而思以變之也亦豈得為通論哉宋元迄明真儒輩出䰟科顯蹟麟炳汗青謂科目不足以得士乎誣

矣今多士之言固居然有德之符而載道之器也誠能因其言以踐其行上之明體達用務幾於中和位育之域次亦執德衛道不失為飭躬寡過之倫舉而措之約而操之皆不至悖戾於今茲拜獻之言庶幾克副朝廷汲汲焉欲得斯人而用之之意與多士挾所懷來以期見用於斯世之心則多士之幸而臣亦得少附於以人事君之義矣不然者如前之所云將制科幾成贅疣經事等之瓦礫曾不如中正九品諸法之猶可得十

一於千百也則多士何以自解即臣何以解免於多士耶然則臣與多士惟交勉焉期無負科名以無負國家而已矣更復何言

# 恭進易經彖解序

張　英

臣竊聞易之為書貫徹二儀囊括萬類徵以窮陰陽之變化顯以繫人事之吉凶幽以明鬼神之情狀探賾索隱彰往察來讀者得其中微言大義之一二可以服之終身而無盡況取四聖人之所發揮而朝夕涵泳其閒者乎又嘗竊觀先儒論易其大者極於扶陽而抑陰夫天地之有陰陽猶四時之有寒暑日月之有晝夜也以氣化言之萬物不能有長而無消人事不能有得而無

失運會不能有治而無亂舉世不能盡君子而無小人是以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陽爻居其半陰爻即居其半雖聖人安能損益於其間哉然聖人兢兢業業於陽剛也則扶之進之於陰柔也則抑之退之此固六十四卦中無在不存斯義而於否泰剝復夬姤諸卦之辭尤其深切著明者也聖人不能使四時有春夏而無秋冬而製為室廬衣裘以禦之不能使日月有晝而無夜而製為燈燭以繼之不能使萬物有長而無消而製為度

數以節宣之不能使人事有得而無失而示以修省戒懼以補救之不能使運會有治而無亂而立為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不能使舉世盡君子而無小人而立為教化刑罰以勸懲之易之中數者備矣此則聖人扶陽抑陰之至意隱見於六十四卦之中所謂參贊化育裁成天地者豈有他哉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必讀易而後知聖人之尊且大也臣草澤微材至愚極陋遭逢
聖天子崇儒典學之時叨隨

講幄入侍
禁中恭覩我
皇上孜孜圖治未明求衣躬理庶政退朝即御便殿講
誦經史至漏下數刻不輟祁寒盛暑率以為常臣自顧
學植淺薄惟切惶悚侍從之暇伏讀周易望洋測海茫
無津涯欲纂輯訓詁一書期先通曉章句然後徐求其
精義爰奉朱子本義為標準而詮解訓釋則惟取於大
全直解諸書芟其繁冗務存簡切至於釋卦名義則程

傳最精故節取以載於本卦之首大全諸儒之說發明經義有裨講席者並采錄之閱兩期而成名之曰易經叅解條分縷析一以先正之言為矩䨇絕不敢叅臆說於其間因臣質性愚魯著此一編藉以自備遺忘荒陋粗踈深知不免又念在

禁中脩輯之書不敢不上塵我

皇上睿覽亦以見文明化成在上小臣亦有不敢自棄之私非云於經旨有所闡明羽翼足以獻之

當宁也謹序

# 恭進書經衷論序

張英

臣竊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盛而極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臯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極矣迄今相去數千載當日之言論謀畫綱紀設施與夫忠懇誠愛之心諧弼綢繆之計雖散見於六經旁流於諸史而孔綱鉅節之所統會則莫備於尚書使後之人猶得於方策之中想像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見其形容若聆其謦欬不覺有時代曠遠之隔者則由其文至古

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弘遠流連往復而可以不窮也臣自供奉
内廷之初正值我
皇上討論二典三謨窮究精研無微不徹由是而下逮商周誓誥之篇靡不再四尋繹凡昔人之所謂苦其奥博而難通者
皇上必深求義理之歸而亦不辭夫章句誦讀之勞二
帝三王之言與夫古聖賢之所以告其君者朝夕淪浹

於
聖心至深且渥也故以言乎典學則高宗遜志之勤以言乎服遠則虞廷干羽之格以言乎六府三事則九功之時叙以言乎官人亮采則九德之日嚴
皇上以聖學之淵涵發為治功之醇茂豈僅稽古不倦而已哉臣質愚學陋寡識渺聞竊從
講筵餘暇退入直廬伏讀尚書偶有一知半見録以紀之積久遂至成帙非敢自持臆說皆取衷於昔人之言

謹依篇章次第分為衷論四卷又因在
内廷編輯之書不敢自藏其短冒陳
九重乙夜之覽伏念我
皇上於尚書全編心源脗合精義黙符每發一議遠超
漢宋諸儒之説臣 忝侍
左右聞之熟矣如臣 謭陋膚言類培塿伏於泰岱之前
爝火耀於日月之下彌自增其悚惕云爾臣 謹序

講筵應

制集序　張英

臣英謬以疎賤謭薄際昌時遘景會以康熙六年丁未成繆彤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冬以先大夫憂去九年庚戌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編修次年春充禮闈同考官三月

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鶴齡扈從於行宮進講

詔獻南苑賦嗣後每巡行必侍從或獨往或與侍讀臣

孫在豐偕是時扈蹕多在南苑新宫緑槐高柳掩映丹甍千幕周羅六師環列衛霍金張以及期門羽林之士翼豹尾而處者雲蒸雷殷深嚴弘麗不可殫述臣以書生抱簡牘其間晨則委蛇丹陛夕則退處直廬承顔邀睞恩遇無比時從幸晾鷹臺觀試馬紫騮赤駱躡雲追電

天子第其駑駿以賞勸諸王公大臣則獻試馬歌一日漏下十餘刻

上御行殿秉絳蠟作大書使人問二臣知在直廬觀書

命作良馬詩以獻或風日和美

上率左右虎賁講武平郊歷上蘭踐甫草出則朱旗舒

徐入則鐃吹震發凌晨侵夜必召二臣講論經史殫究

義理日有程課罔以寒暑間臣自顧雖陋劣無似然每

得以聖賢載籍陳説於君父之前視古人奉屬車清塵

詔獻甘泉上林賦者竊以為榮此則

聖天子典學之勤俾臣子有稽古之益也是年秋授日

講起居注官其後學士臣熊賜履入典閣事內殿進講
專命臣及在豐從事雞未鳴時從長安門步至左翼門
祇候少頃東方漸白棲鴿羣起星稀殿角露浥階墄偕
奏事諸臣方曳組而入至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侍
傳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圖書南向設
御坐北向設講官席皆用黃絁幕中設鑪焚香講官既
入則侍從咸退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經義時有所諮
詢既退命賜茶於乾清宮門如是者三年由左春坊諭

德優擢侍講學士先後同在講筵者則澤州學士臣陳
廷敬崑山學士臣徐元文臣葉方藹接
天顏於內殿蒙顧問於黼席圖書翰墨貂綺之賜歲數
至焉是時也海內寇賊未平
天子方宵旰殷憂四方將帥咸禀承
廟略措兵籌餉無虛晷且日御講筵與臣等討論古昔
於此窺
聖度之高深睿學之懋敏太平之所以立致也因輯歷

年所進詩若干首為講筵應制集而并叙其所遇如此

內廷應

制集序

張英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

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臣名入對

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冬有

内廷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
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
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饍給於大官執事使
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於御府珍果饍饈之撤
自
御饌者日數至焉
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
讀史諮詢對揚辨論之語詳於南書房記注自丁巳冬

迄壬戌春未嘗一日少閒伏念自古人臣間從殿陛一見天子數語達於宸聽終身以為榮幸如臣者侍從燕閒趨承經席陪奉密勿前後近十載細旃廣厦之間陳典謨談易象博綜前史上自洪荒下暨輓近握丹鉛於香案聽鐘漏於華清霽顔溫語恒如家人父子謂非遭逢之極則恩遇之殊軌哉時或著為詩篇以紀述盛事甫脱稿即陳於

御座之側吮毫授簡成於俄頃者多有之唐鄭亞序李

文饒制集有曰牙管既輕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筒如飛臣固不敢追踪贊皇而殿陛之間一時情事則亦古今之所同也二十一年壬戌春請假歸葬先大夫屢降

溫綸渥被

恩賜俾得暫休沐於鄉里因輯四年以來詩為內廷應

制集二卷其中詞句粗疎淺劣當時多不暇點竄今皆悉仍舊槁存其實也昔歐陽公既老歸淮潁之間輯內

外制而序之因念平生仕宦出處且謂瞻玉堂如在天

上臣令得奉

恩築室於龍眠山中與田夫野老稱説

聖天子盛德儒臣寵遇撫今思昔感激詠歎更復何能

自已哉

御製文集擬後序

陳廷敬

蓋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此河洛呈其精蘊苞符闡其秘奧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曜該物序而察民彝演為圖疇以教萬世則人文化成之道懋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亶聰首出躬文德以表建於上而昭宣於修辭立訓英華發於和順篤實著為輝光然後三物以惇四術以備戶佩詩書之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際者即山陬海澨靡

不涵濡盛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宏規太平之駿烈也哉欽惟

皇上遜志典學勵精勤政德業之隆治功之盛赫赫巍巍不可殫悉自莅祚迄今齋莊祗肅對越

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脩明制度文經武緯禮序樂和寛冲以體羣下之情惠懐以普黎庶之德銷金革而

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盈虛地利之險易邦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民風之情偽吏治之貪廉莫不悉歸

睿照潛納

皇衷故凡施為建立見於詔號命令之中出話吐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皇之言語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

聖藻天葩形諸篇翰時而咨儆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蕩平正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類戶牖

杖履之銘也時而流覽景光阜財解慍之奏也蓋惟
皇上徇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
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抒寫化工渾涵
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彙炳煌焜燿至於此極臣叨塵
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玉音推解經傳奧旨發前聖未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
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通曲暢而
深宮清讌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聖謨洋洋並

六藝而昭諸天壤者洵有所原本而然也雖義藴高深同體冲漠神明於意言之表非臣庻所能仰窺萬一而即而求之引伸而紬繹之則仰觀俯察之機時行物生之妙可以想見端倪沐浴鼓舞於不自已矣然而
至德謙光富有若虛久藏緗袠近因廷臣敦請再三始
命彙次編為四十卷將見流布寰區昭垂典則咸得瞻
日月之末光挹河海之餘潤彬彬乎有所感發興起以
永成夫道一風同之治猗與盛哉

皇清文穎卷十四